

蘇俄的國民生活問題

十一月廿七日

依照俄共的宣傳，自從他們的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後，

衣服等類物品採用分期付款制度。

蘇俄就進入了共產主義的發展階段。所謂共產主義的實現，是要有其一定的物質基礎的。因此蘇俄就竭力誇張它經濟發展的迅速，其成長率高過自由世界；它要增加消費物品的生產，使得十二年後其國民生活能保有全世界最高的水準（赫魯曉夫曾對其人民開出此項支票）。據傳蘇俄擬在其「七年計劃」之後，實施更長期的經濟建設計劃，俾在「和平競賽」中「埋葬」資本主義。對此，世界人士，反應不一，若干人士對其增產消費物品雖表重視，對十二年後其國民生活水準能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則表懷疑。日本的報章雜誌上，不時有由蘇俄返國的日人發表的報導文章，其中不少曾觸及到蘇俄國民生活的實況。在「大陸雜誌」設有專欄，每期都轉載蘇俄各報上的讀者投書，那上面所反映的蘇俄實況，當較為真實。綜合這些報導，使我們所得的印象是：蘇俄的國民生活，不僅現在水準很低，就是十二年後要爬上世界最高水準，也是一種幻想。因為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就阻礙了它的這種發展。

一 耐久消費物品之增產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六日的「真理報」發表了俄共中央及部長會議「關於增產文化、生活器具、家庭用品、增加其品種并改善其品質的措施」之決議。據此，其此類物品之生產額由一九五八年之四五億盧布，提高至一九六〇年之五七九億盧布，一九六一年將更增加到六四六億盧布。產品的品質、款式、性能，都要大加改善。尤其注意家庭電氣化器具種類之增多。此外，據一九五九年九月一十六日「消息報」載，俄羅斯共和國商業部，准許收音機、針車、

但一般說來仍然是種類不够豐富，品質低劣，款式陳舊，而且價格高昂，很多東西，不是平民所買得起的。

這裏我們舉一兩則讀者投書，可以概括其餘。本年四月二十九日，「消息報」上有一位署名V·波內德利尼科的特派員寫道：在洗衣店前都要排長龍，而且不自今日始。店裏每天接貨限定九〇點，而今天排隊的有二十人左右，每人都抱了一個大包裹，連一半都沒法收下。據店員說，今天算最少的，兩週前有很多從前一天晚上就站來排隊的。像這樣大的一個洛斯托夫市，洗衣店僅有十四家，而且都是極小的。

另一個讀者投書說，去年末，在塔林市某店購買的五六型機器腳踏車，看起來是滿好的，帶回家去擦掉防銹的油脂，就發現有傷，既不能騎又不能退換，沒辦法，只好找私人經營的修理工來修理，工價却高得嚇人。最近種種機械、耐久消費品出世了，但很多是不負責任的粗劣品，而且沒有較便宜的修理工場，連替換的零件也不容易到手。因此他希望能在各地設有機器腳踏車的保險修理工場。（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真理報」）

另一種現象是負責機構調度不當，以致商品供求失調。據庫爾干地區的K集體農場場長說，他去年夏季當選場長，農場經營規模很大，建設、修理工程很多，但所需要的金屬、水泥、釘、木材、鐵絲等等，地區消費組合、農業用品補給所不能如期供應。經詢問其他農場場長材料與部份產品購自何處，則異口同聲答以「購買盜

品」。又經調查K集體農場最近三年間購買木材四三〇萬盧布，其中經由國營商業網購得者僅五萬五千盧布。又因為缺少輪胎，汽車一七台、聯合收割機一〇台、卡車三台，動彈不得。

庫班地方的集體農場，有貨車一萬八千台，每年每台至少需要輪胎六個，全部共需十萬八千個，但政府所供應者不過六分之一。近兩年間二百個集體農場所購國家企業的盜品，竟達一、六〇〇萬盧布（以上均見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九日「消息報」）。

二、「食」的問題

蘇俄的食糧或已沒有不足現象，但一般人民食品的粗劣，也是衆所公認的。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俄共中央及部長會議決定，一九六五年度公共給食的食糧，要增至一九五八年的二倍。一九五九—六年間，食堂、簡易食堂、喫茶店改售半加工品，飲食可送到家庭裏。又一九五九—六年間在全國國營農場廣設公共食堂，在集體農場則設為家庭組織的集體農場食堂。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真理報」發表了俄共中央及部長會議「關於加工改善家畜、禽類的措施」。但本（一九六〇）年十月十日該報社論，曾指出截至本年九月的畜產實績，并未達到七年計劃的平均增產數額，其中一部且已減產，原因係不熱心與飼料準備不足所致。其中成績最壞的是烏克蘭與摩達維亞，俄羅斯共和國的一部地方也已減產。而烏克蘭之豬肉一項，竟較去年減少一九%。集體農場農民，熱心於私有菜園的生產，沒有好好照料家畜並準備飼料，當為其主要原因之一。

又本年蘇俄農業增產並不理想，東部處女地的開發業已失敗，據本年十二月十日日本每日新聞晚刊揭載倫敦訊，莫斯科廣播已責

難蘇俄農業部長馬茨克維奇，因而推測彼最近或有被免職之可能。

農畜產的產量，自然會影響到人民的生活。另一種人為的不滿，也是蘇俄的一大障礙。據一位曾任某大集體農場市場經理達五年之久的阿里科夫稱：雖然與三、四年前相比，市場上的物品增多了，品質較好，品種較為豐富了，價格也便宜了，但顧客并不滿意。他以為這原因是集體農場本身，絲毫沒考慮到客人的意見，五年來從來沒人問過他市場上需要什麼，於是時黃瓜大量湧來而缺少洋白菜，有時又只有蕃茄而沒有甜菜。在出賣私有菜蔬的市場上價廉物美，而集體農場市場上的蘿蔔則沾滿了泥土（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一日「消息報」）。

三、「衣」的問題

蘇俄國內市場上的衣料品已較前增加，尼龍、絲織品價格高，一般人民買不起，但棉織品較為便宜，現今蘇俄的婦女、兒童，其服裝已經大為改善，尤其在大都市裏。

據莫斯科中央百貨店職員稱：每天早晨大門一開，幾百個顧客就擁進店內，他們都聚集在賣衣料的地方，衣料很快就賣完了。工場方面最討厭變更品種，送來的都是一樣貨色。在現今這個季節內，顧客們都喜歡作外套的厚料子，但巴庫與克拉斯諾達的聯合企業，依然在織薄料子。任何一個紡織企業似乎都不必注意需要狀況。雖說是「夏天製織，冬天造車」，但列寧格勒的斯克洛霍特工場到十月二十日，「巴黎公社」工場到十一月後半，才開始製造冬季用品。此外不合格品是很多的。去年百貨店的監察組曾檢查了六億五千萬盧布的商品，其中五%以上即三千三百萬盧布的商品有傷殘

在蘇俄最感困難的是住居問題。赫魯曉夫於去年一月二十七日

在克里姆林宮作有關「七年計劃」的報告時說：「今後七年間，預定建築總面積六億五千萬乃至六億六千萬平方米的住宅，換言之，就是要建築大約一、五〇〇萬戶的住宅。這一數字比較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到現在，在都市裏所建住宅的總數還要多。」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蘇俄革命紀念日時阿里斯托夫報告說：「一九五九年預定在都市和勞工居住的市鎮建築八、〇〇〇萬平方米以上的住宅。最高蘇維埃會議又已決定在一九六〇年度建築住宅一億一〇〇萬平方米的計劃。」

蘇俄建築的集體住宅，其外觀的壯大和內部的粗糙，是同樣有名的。

在「大陸雜誌」上所轉載的讀者投書中，有的說新建的小住宅窗戶太小，陽光不能透入，廚房及浴室的零星設備不足，住宅附近沒有道路好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消息報」）。另一位讀者說，每個公共浴室門口都排長龍，他希望能添設兒童們專用的浴室，在此就順便透露出公寓與住宅裏沒有自來水管（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九日「消息報」）。而從傢俱工場買來的洋服櫃子，一拿進門就要修理。螢光燈太少，貴得人民裝不起（一九六〇年四月二日「消息報」）。此外，有人指責蘇俄現今尚有寄生階級，其中之一種就是領到住宅而轉租謀利，這當然是共幹利用其權利地位所為。這樣就會使得住宅問題，越發不易解決。（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七日「青年真理報」）。

五 「行」的問題

莫斯科的遊覽汽車上的車掌，用擴聲器報告地名，指導遊客，大獲讚美（一九六〇年八月二〇日「消息報」）。現今有一千二百台公共汽車和五十九區的電車，已不需要車掌，以表示對乘客的信賴，也頗得好評，但尙未能普及到列寧格勒與基輔（一九六〇年七

月一日「消息報」），其他小城市更無待言。

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讀者說，北部鐵道管理區從勒普錫到依巴庫錫的車票是一盧布七五高必克，而從依巴庫錫到勒普錫的票價却是三盧布一高必克。乘客在「真理報」等投書也得不到回答，詢問站長，他說那是售票處的事；詢問售票員，他只看看旅費表說：這不是我定的，我也無法說明（一九六〇年六月九日「嚮導報」）。

又一位讀者埋怨廣告害人，他說廣告上寫的是「迅速、準時、安全」的飛機，可是他由阿斯托拉罕到莫斯科，等飛機就等了五天。他的一位朋友從克拉斯梅達到馬卡丹，乘飛機走了二十二天，途中把所帶的東西全部賣完，僅僅免於餓死（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七日「消息報」）。

六 結論

（一）蘇俄國民對消費物品的需要，正在提高。當一九五九年十月初，赫魔從匪區返國，途經海參威、伊爾庫茨克、新西伯利亞等地，所到之處，都盡力誇張蘇俄太空科學技術的進步。但同時出現在蘇俄各報上的讀者意見，却是希望物價降低，更多製些消費品，和設法解決最為困難的住宅問題。不管蘇俄本年在「宇宙飛船」方面如何成功，但六月十一日「青年真理報」上却有這樣的投書：「我國把月球火箭打上去了，這真是一件重要大事，可是它對於我們究竟有什麼好處呢？地球上該做的事實在比月球上多得多，我們的住宅和托兒所還不够用，商品不是又少又貴嗎？那末，熱中地拿火箭來擺排場，還為時過早。」因此我們可以說，蘇俄增加消費物品的生產，是出於一般人民的壓力。

（二）據傳赫魔會對某外國人表示，列寧創造了蘇俄，史達林從戰爭中挽救了蘇俄，而他自己要使得蘇俄繁榮。有些人說，赫魔熱

中裁軍，就是爲了減輕軍備競賽對於蘇俄其他生產的壓力，以便從事其他的經濟建設。我們認爲儘管赫魔是假裝「和平」，但在目前他也不可能再像史達林一樣用戰爭的緊張去刺激人民的生產情緒，而不得不改變一個方式，那就是有限度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讓他們對將來抱有希望，以激發他們的建設熱情。

(三)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曾指出，蘇俄所增加的耐久消費品之生產，實際僅佔其全部生產量的百分之五。有些日本人說，蘇俄國民的消費生活僅及美國的百分之五、六十。由以上我們所引的讀者投書中所零星透露的問題看來，蘇俄要在短期間趕上美國，是不可能的。

(四)自由經濟是互相競爭的，商業以至製造業都得以顧客爲對象。而共產黨制度下的商店、工場，都努力完成政府的計劃或上級交付的任務，而不必顧及顧客的意見。自由經濟下的經營者，要不

斷改良技術、壓低成本、改善產品的品質、款式、性能等等，俾在競爭中獲勝。雖然俄共及政府也重視這一切，但共產黨制度下的經營者之官僚主義作風只顧追求數字，因此，具有粗製濫造之缺點，僅僅依靠黨的決議或政府的命令，是決難有效糾正的。

(五)本年八月二十六日「消息報」上的一篇投書說，塔什干共和國配給總部曾命令安疆工場發出四貨車肉類罐頭，送往拿馬干地區的消費組合，而同時又命令拿馬干罐頭工場將同種肉類罐頭四貨車，運往安疆州的消費組合。像這類事體是自由世界的資本家所不樂爲的。

(六)蘇俄人民生活已較前改善，是值得注意的。蘇俄的「和平共存」「經濟競賽」的陰謀詭計，我們也不能不予以重視。但就「經濟競賽」本身言，共產黨制度決沒有什麼優越之處，而勿寧說它在妨礙着經濟生產的正常發展。

俄軍士氣及其政治教育

十二月十七日

一九六〇年元月，蘇俄政府頒佈裁軍一百二十萬法案後，國際間即頻傳俄軍士氣受創，反對裁軍，但因鐵幕低垂，關防緊嚴，迄無具體資料，予以證實。

茲依據俄軍逃亡者的談話及蘇俄「紅星報」關於俄軍政治教育設施之社論，對俄軍士氣及與士氣有關之政治教育概況，加以探討。

壹 軍事逃亡者的談話

俄駐東德現役軍人M·G畢瑟諾夫及U·V雅可夫於去年底投降自由（因保密故，對該等之隸屬、級職及逃亡時地均未宣佈），

對「自由俄聯」機關刊物「播種」週刊提供俄軍士氣概況如次：

(一)生活緊張枯燥：俄軍下級官兵每日六時起床，十時就寢，終日忙個不停。紙面上規定之「私有時間」悉被「集合」、「開會」、「公差」等雜務所侵佔。每週雖利用「私有時間」，自放四場電影，但片子太壞，不值一看，可是逃避不看則不可能，因不看電影，便須服勤。官兵之假期甚少，只有「積極份子」才能獲得，且必須考量其家庭情況。在假期中，駐國內之官兵偶而還可進城，駐東德之官兵則與外界完全隔絕，擅自外出，即交軍法審判。一般官